

索引編纂的意義

小尾郊一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第九次學術座談會

特約講話：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文學部教授兼任中國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小尾郊一博士

譯：黃委員得時

出 地 時 翻

間：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十九日下午三時

點：本會二樓辦公室

席：李騰嶽 林崇智 毛一波 張奮前 王世慶 曾今可 陳漢光 盛清沂 曹建 廖漢臣 陳石 張雄潮 高而恭 蕭志行 陳漢光 曹甲乙 吳家憲 陳世慶 許能言

張鶴志 林秀燕 李孝本 張春生 黃得時

主 持 人：李騰嶽 紀 錄（節要）：王詩琅

李騰嶽：本會今天請到日本廣島大學教授文學博士小尾郊一先生蒞會

演講「索引編纂的意義」，我覺得這是對我們很有意義的一個題目。我們開辦此種學術座談會以來，這是第二次請到鄰邦日本學者來主講的。小尾先生現在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客席研究員，不久就要回國去。他在大學是講授中國文學，他對於我國六朝文學具有很深的造詣，曾和其同事們費了十年歲月，編成一套龐大的

「文選索引」。今天就是請先生來主講關於索引工作的方法、知識等等。世人常說：學問是無國境的，因此我們如能藉此機會，多多聽取外邦學者對於編書寫作的種種高見，相信不但可作為我們修志的借鏡，而且對於增加邦交友誼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方面，也一定有很大的幫助；這是毫無疑義的。

那末請黃委員把小尾先生的履歷介紹一下，並勞煩當臨時翻譯。

黃得時：小尾郊一博士老早就任教於廣島大學，後來再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去研究中國文學多年，才回到廣島大學去，並獲得文

學博士的學位。他從事「昭明文選」索引編纂工作，化了十年的工夫才告完成。各位也知道「索引」是研究任何學問最基本的工具。

今天能够特地請到小尾先生來談談他所做的工作內容和寶貴的經驗，好來供各位做參考，是一件很難得的事。今天要講的，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索引的意義，第二部份是他的經驗。

小尾郊一：各位先生：本人就是剛剛受介紹的小尾郊一，本來最好是用貴國國語來談，可是遺憾得很，本人只會聽不會講，所以只好勞煩黃先生代為翻譯。

本人的略歷，剛才兩位先生也會介紹過，在過去沒有留下甚麼好的工作來。今天天氣這麼熱，講的題目雖然很堂皇嚴肅，可是對於講的內容，本人想要儘量輕鬆。

剛才在主任委員室，約略拜見過貴會編印的臺灣省通志稿和各種出版物，還聽見過貴會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在纂修臺灣省通志，以及蒐集整理有關臺灣的資料，而省通志已經出了五十多冊。這工作實在艱鉅，而且任重而道遠，貴會同仁的努力，至感欽佩。

這樣工作，實在就是學問的基礎，不過這種基礎工作，很容易被人忽視，大多數的人也不願去做；換句話說，就是這種資料的蒐集整理工作，是一種打地基的工作，沒有這種工作，學問便很難做得來，很難進步。譬如要建築房屋需要鉤刀、鎚、鑿等工具，倘沒有這些工具是不行的，而把這些工具整備好了，然後才着手去蓋，那麼房子才有辦法蓋起來。很多人雖然喜歡蓋好的房子，但却忽視這準備工作，不願做這工作。通志的纂修，資料的整理、蒐集，就是這工具的整備，這種工作如沒有搞好，一切的研究都無從進行，這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世上對這種艱鉅的工作，往往缺乏理解，一味指摘缺點。

不過，這種情形不僅限於這種工作，如編「辭典」，雖然是件繁重而艱鉅的工作，但稍有錯誤缺點，就以爲全部是壞的，備受攻擊，這種情形甚麼地方幾乎都是沒有例外，聽說貴會編的省通志，也有同樣的情形，不過這並不是甚麼意外的事。通志是一種基礎工作，也是做學問的基本，非常重要，這是一點也沒有疑義的。

本人也會在歷時約十年之間，從事類似的工作，跟一班同事編「昭明文選」的索引也就是引得(Index)。各位也知道，「昭明文選」是貴國六朝時代最寶貴的文學遺產，在文學上有很高的價值。那麼爲甚麼要做這種工作呢？因爲貴國的這部書，文字非常多，而且內容也很艱深，要正確判讀並不容易，非有長年的經驗不可；可是我們的這個時代，和往昔不同，無法在短促的時間內，去理解這部艱深的文學，自然需要一部「索引」，俾得在很短的時間去理解它。

「昭明文選」既然艱深很難理解，往昔雖然也有註解，可是還嫌不够。我們如要判讀內容，瞭解意思，必須把裡面語詞的用法弄清楚，知道裡面同樣的語詞如何使用，找出一個共同的地方。這麼一來，自然就感到需要一部「索引」了。譬如在六朝時代，「物」字用得很多，我們要查出共通的用法。辭典的解釋我們還感不足，於是就需要索引了。「物」就是等於人物，這也是從索引才能知道的。要讀這部書，需要利用索引，才能够理解的，又譬如「因」字，在六朝大概是「利用」的意思，這也要看看索引才能明白的。我們要邊讀這部書，邊利用這索引，才能够澈底明白它是在寫什麼東西，進一步還可以來理解中國，理解中國自古以來，就已使用的語詞。把它歸納起來，就有這麼多的用處。

往昔北京的燕京大學就編有很多的引得，如「四庫全書總目及未收書目引得」、「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作者引得」、「白虎通引得」、「三十三種清代傳記綜合引得」、「歷代同姓名引得」等，對於學界貢獻至大。開明書局也編有「十三經索引」、「二十五史人名索引」，其他還有很多，實在是不勝枚舉的。

臺灣文獻

日本也編有很多有關中國典籍的索引，如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是以平岡武夫先生爲中心，編了一套唐代資料。叫做「唐代研究のしおり」，內容分爲（一）唐代の曆（二）唐代の行政地理（三）唐代の散文作家（四）唐代の詩人（五）唐代の長安と洛陽（索引）（六）唐代の長安と洛陽（資料）（七）唐代の長安と洛陽（地圖）（八）李白歌詩索引（九）李白の作品（十）唐代の散文作品，另外將本人等所編「文選索引」（第一、二、三冊）和「文選索引附錄」作爲「特集」，由該研究所刊行。此外關於史學方面，由京都大學文學部編刊「後漢書語彙集成」，「金史語彙集成」，「元史語彙集成」。在子書方面，即有前任臺北帝大教授，後任廣島大學名譽教授（已故）後藤俊瑞博士編「朱子思想索引」，其他，又有論文類目索引等，不遑枚舉。

話不覺拉到別的方面去。我們可以來個言歸正傳，回頭來談談我們編的索引的事。不過現在因爲沒有帶來這「文選索引」，無法供各位高覽指正，這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這部索引，每一字每一句都列有用例，看了一字就可以知道一切，實在很方便，這部書也是一部龐大的鉅著。譬如「不」字下，有「不亦樂乎」等用例甚多，翻到甚麼地方，都可以找得到。這在中國不叫「熟語」，因爲連在一起，所以叫「連語」，每「連語」都附有說明。這在普通的辭典是找不出來的，和過去的辭典的「熟語」也不相同。這麼一來，意思方面，語言的形態也都很清楚，六朝文的使用例子都能一目瞭然。又如「悅樂」是非常愉快，非常快樂，這是兩字合起來的，我喜歡這樣詮釋語詞，不過，詳細的語意是很難翻譯的。

我們爲了編這部索引花了十年的歲月，嘗盡艱辛苦楚，滿以爲對大家很有益處，可是事實並不然，書是出來了，但是不但沒有人賞讚，反而吹毛求疵，一味指摘書中的缺點。我們的工作，雖然受人利用，可是却沒有人賞識，倒反挨了人家的罵。不過，我最感到安慰的就是來到貴地之後，備受在學界很有地位的某某先生的賞

— 義意的纂編引索 —

讚。他說經常都在利用這部索引作研究工作，內心的喜悅，實在是無可言喻的。

這種工作，我剛才也曾說過，是一種基礎工作；這好像空氣一樣。空氣是人人需要的，空氣清潔的時候，誰也不感覺到空氣的需要，可是假如空氣混濁了，馬上就有人要攻擊，大罵起來；對清潔的空氣不感謝，就像索引受盡人家利用，一點也沒有人感謝一樣，好像是應該的。索引是很重要，也是做學問的基礎，一定非有人出來做不可，這是毫無疑義的。

最後我想談談我們所經驗的苦心，來供各位做參考。

戰爭所帶來的災害和苦痛，各位諒必是很明白的。廣島是在世界史上頭一次受過原子炸彈轟炸的地方，這個地方經過這一次的洗禮之後，一切蕩然無存。我們的這工作就是投擲原子炸彈大約兩年後的時候，在這地方開始的。這是西元一九五〇年的事。當時在一片荒涼的景象中，我們選定一部比較好的本子做底本，這就是上海掃葉山房發行的「仿宋胡刻文選」，一共有二十四冊，當時底本只有一部，而且又沒有錢多買幾部，現在就可以利用照相多做幾部來用，但當時這也是做不到的，於是這一年的七月，我們在盛暑炎夏之中，開始寫蠟紙，油印，我們一共油印了二十五部。爲甚麼要這麼多呢？因爲昭明文選最長的句子是二十字，每個字都要一張。全書油印完畢，每部約有一萬頁，然後我們就把每一句剪開，貼在卡片上，假如是十字句，我們就貼了十張卡片，這個工作告一段落，把卡片計算起來，一共有二十五萬張，正確的張數是二十四萬六千九十七張。這個數額，實在是出我們意料之外，所以貼粘工作完成時，我們都不覺地茫然不知所措。參加這一工作有斯波六郎、西谷登七郎、白木直也、高橋清、山口義男和我，一共五人。

音」的順序好？最後是決定採取「筆劃」的辦法。不過要把這二十一萬張的卡片依筆劃加以分類，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每天計算着卡片換來換去，這整整花了五年的時間，當在進行這一工作時，我們還碰到一個困難的問題，那就是漢字的字劃和字體沒有一定，後來就取範康熙字典，來把它整理統一。

現在想起來，已成爲美麗的回憶，也是一個笑話。當我們整理卡片時，正值炎熱的盛夏，我們要把卡片分類，必須把它攤開擺起來才行，可是怕風吹亂，於是不但要把窗子關閉，也不敢開電風扇，只好脫光了衣服，祇穿內褲，在這類似蒸籠的密室中，滿身是汗，依照字劃一張一張把它分類起來；譬如臺灣的「臺」字，用例就有四、五千，首先把卡片找出來，然後再找「連語」，放在一起，這種工作大約花了七年的工夫，整理才告完畢。這種工作弄好，於是就把它抄到原稿紙裏去。這抄寫工作，本來只要有錢，可以托人做，毫無問題，可是日本是窮國，政府對我們的這種工作，並無任何的補助，我們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去做。我們每個人在大學裏都有課，只有利用餘暇做，所以工作並不容易進行，我們十年之間，除了正月的三天放假以外，幾乎完全沒有一天休息過。到了稿子送到印刷廠排好，送來校對，工作又發生了種種困難，因爲這個工作，不容易做；我們這幾個同事，大部份是老人，因此老花眼加深了兩三度的大有其人。這部索引的附錄，有「發音索引」、「四角號碼索引」、「總索引」等。這部書整整花了十年的時間，才告出版問世。

不過，我們有一種堅決的信念，那就是這個工作是「非做不可」的一，有了它，學問才會進步。各位所編的通志也是一樣，這是學問的基礎、基本工作。本人熱烈希望各位爲臺灣資料的整理工作，爲編纂索引而努力。

本人今天的話，是隨便談，拉拉雜雜，沒有甚麼價值，承蒙各位熱心地靜聽，謝謝各位！

李騰嶽：各位對小尾先生所講的，有甚麼請教沒有？

陳漢光：小尾先生做的索引，編的時間很長，化了十年才編好。我現在正在參加類似這樣的工作，我感到是不是用更多的人來做，可以把時間縮短，譬如要用十人，改用一百人來做；便可以提早完成。

小尾郊一：對這位先生的質問，我想是很對的，這是由於人數多寡，可以解決的問題。我們做這工作的中心人物有七、八個人，這是大學的人和較為接近的人，此外還臨時動員一些學生來做寫卡片，貼粘東西等工作。我們雖然想僱用一些人來做這工作，可是沒有錢做不到，所以本來應該可以很快完成的東西，也只好任他拖長時間。

還有一個問題是人數，但是人數多，未必就是具有決定性，尤其是從事學問工作的人，從事文化工作的人，需要具有能力的人，能够有判讀文字書刊才行。據說昔日燕京大學有不識字的，用漿糊和剪刀來從事粘貼工作，那時候或者是只那樣就可以，可是高一點的工作，如找連語，排字句，那就需要有判讀文字的能力的人才行。

毛一波：剛纔聽小尾先生講到他們所做昭明文選的索引，竟有卡片二十萬餘張，費時十年，真是可佩的工作。我國現在一般所做索引，只為便於檢索，多以地名、人名、事物名為限。像小尾先生他們所做的詳及動詞、形容詞及每一個字，（他舉了不、亦、樂、乎、一句為例的）在我國燕京哈佛學社的「引得」便是如此，但也是較為狹義的專門的。近年有師範大學的李辰冬博士研究「詩經」，也完全以統計方法從事，比如「君子」「士」之類，綜合其在各詩句中的含義而加以排列，比較，分析，再下其結論，這也可說是一種索引式的做法。另外，他用同一方式研究過陶淵明和謝靈運。不知小尾先生看過否？其次梁昭明太子的「文選」一書，我國文壇最為重視。因其為一種文學總集，共收錄了自春秋至六朝梁代作家一百三十人，還有不知作者名字的古詩、古樂府。撰次依文體，別為賦、詩、騷、詔、策、表、序、論、祭文等。是橫的安排，不是直的錄

載。此書顯於隋而盛於唐。可說我國文學到了六朝，它的含義，方算淨化（是真正由學府文章變成文學作品了，其間文學批評也漸發達），魏晉開其端，南北朝殿其後，昭明文選不愧為時代的產物。雖其為選輯編纂，但編選立意，則為創作。日本奈良、平安兩朝的文物制度，素稱師法隋唐，則其推重昭明文選，當是必然之事吧。相傳文選傳入日本還遠在隋文帝開皇四年，即日本推古天皇十二年，不知確否？而今日小尾諸先生之努力於「文選」索引的工作，恐怕也是受了傳統的影響吧。請問小尾先生對於這一點看法如何？

小尾郊一：尖銳的質問，很欽佩，我可以分為四點奉答：

一、用語誠然如足下高見，是依人而不同的，譬如陶淵明有他獨特的用語用句，有他表現的特徵，曹植也有他特有的用語用句和表現。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也注意到，「昭明文選」最要緊是在每個人的作品的表現如何，對於毛先生的高見，我是同感的。我要說的是文選裏面的作家有老的有新的，我們應該注意它的特點，是在甚麼地方。

二、再一點是「不亦樂乎」是說明一種方法；這是一句反語，大體是很快樂之意，這就是說，日本人以「亦」字是具有一種預想的語句，是「也是」之意，語出自「論語」，本來就是一種「大約」的語詞，剛才說明不够，我在這裏訂正一下。

三、「文選」在日本是不是受人重視這個問題。日本現在對六朝文學的研究較為旺盛，六朝文學是以文選為中心的。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它對日本文學頗有影響，日本的國學者很為注目關心。還有一個問題，是很早以前日本就有各方面的人士在研究唐代的文學，後來他們認為要研究唐代文學，非遡上六朝文學是不能明白的，如果要研究六朝的文學以至文化，最好是研究「文選」，這當然是以為「文選」是代表這時代的作品。

四、最後這部「索引」雖然辱承過褒，但是一字一句的做法，貴國早已先有其例，如「毛詩索引」也是一個字一個字做的，我們只是模倣貴國而已，譬如「之」有一萬字之多，開始整理的時

候，大部分的工作同仁，都主張把它棄掉，不要編進去，可是後來覺得很可惜，就以連合式把它整理起來。

黃得時：關於六朝文學的價值，請補充一二。

小尾郊一：世上凡是足以稱爲一種文學的，可以說沒有一種沒有價值的。六朝的文學影響後代很大。唐代的文學，尤其是語詞，大都是出自六朝的，作家都是受過六朝的洗禮而來的。任何時代，都有那時代的文學，那是當然的。

李騰徽：對於文選價值的問題，我來補充一些鄙見。本來「昭明文選」這部書，主要是收集漢代至六朝期間的很重要的作品，本人很早就買到李善注的這部書，曾有幾次開始要來細讀，但到如今都未讀完，原因是文義深奧，很難得到充分的理解。我們一開始，就看到很多賦類，而又都是屬於很出名的作品，譬如張衡的兩京賦相傳是花了十年的工夫作成的，其用工之深，構作之精，可想而知了。雖

然近代就有很多人說「漢賦」是最無用的東西，但古人心血所留下的記錄，總是不可磨滅的，我們現在居然能得到日本有心學者編成這部索引，使對於這部書的閱讀者是何等的便利。這就不能不感謝小尾先生等各位的嘉惠了。

林崇智：今天能够請到小尾教授來講其編纂索引的經驗，不但覺得光榮也是很有意義的。我們一向都認爲編索引工作是非常重要而且是一個重要的基本工作，不過編纂索引是一種麻煩的工作。本會於前年會舉行過一次有關文獻工作的座談會，出席人士也都認爲編索引是一種重要的基本工作，幾年來我們也一直重視這一工作，曾做過有關臺灣文獻的目錄，有關臺灣文獻的輯覽等，不過我們在編的方法上跟小尾先生所做的有點不同，今後對於有關臺灣文獻的索引工作，我們當繼續努力。小尾先生今天的講話，可以說是給我們很好的參考，是一個很大的鼓勵。謝謝小尾先生！